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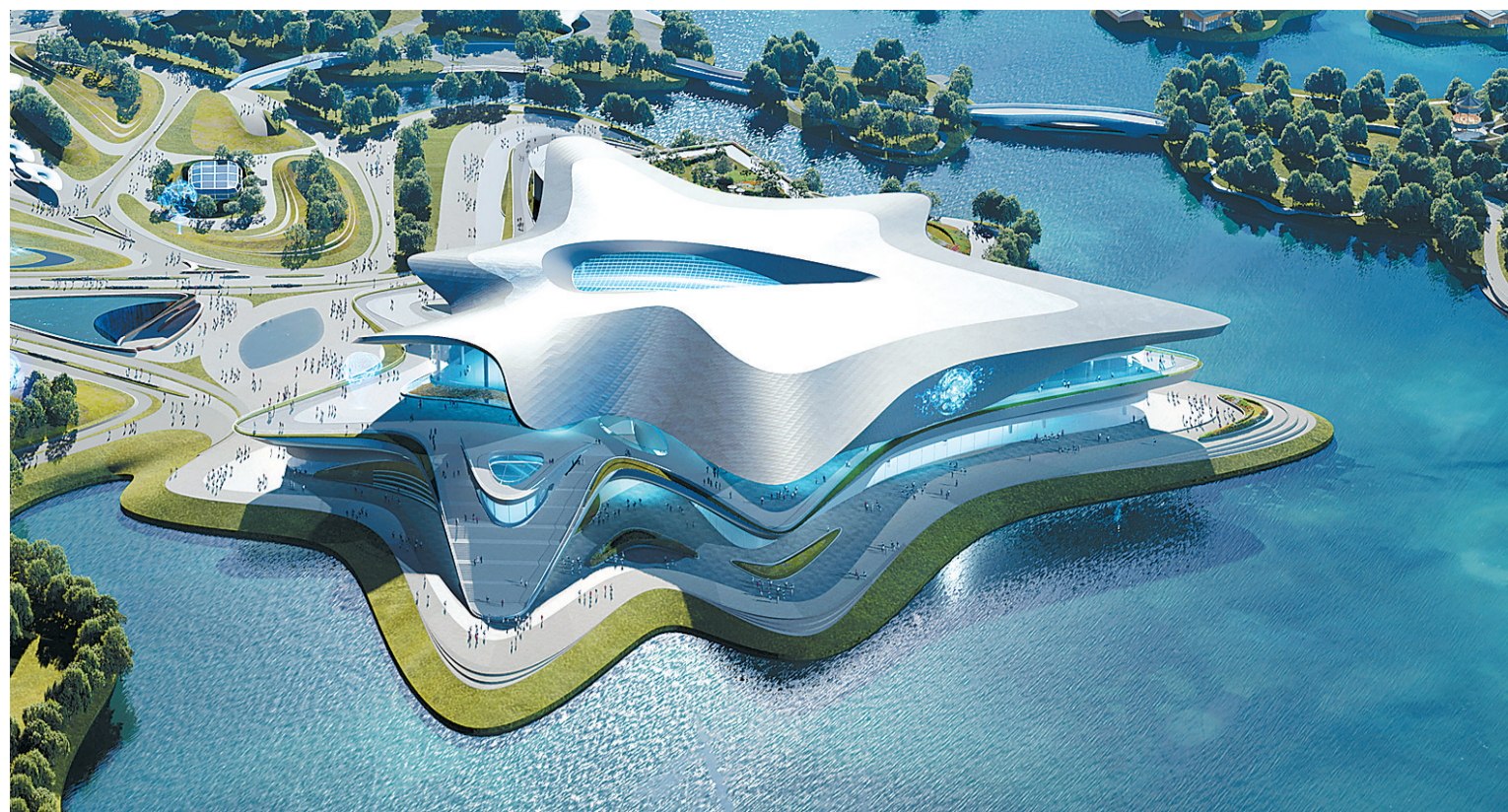


追梦·访谈

“‘太阳危机’即将来临，世界危在旦夕，人类文明的延续将面临巨大的挑战……”

4年前，刘慈欣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《流浪地球》的上映，点燃了中国影迷的热情，最终以46.68亿元的票房佳绩，在中国电影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。正如影评家戴锦华所评价，《流浪地球》开启了中国科幻电影元年。

4年后，由郭帆导演，刘慈欣监制的《流浪地球2》再度起航，与之一同出发的，还有成都的科幻世界。



第81届世界科幻大会主场馆——成都科幻馆(效果图) 本报资料图片

《科幻世界》： 记录中国科幻人的 追梦之旅

《科幻世界》43年征程 点燃着一代又一代人的想象力

话传承

近年来，随着《流浪地球》的热播，越来越多的中国科幻文学正在踏上影视化的道路，主打中国题材、来自中国想象和中国文化的科幻电影，正越来越受到认可，中国影视俨然进入“太空时代”。

一个优质的影视作品的内核往往是一个优质的文本故事。中国有许多优质的科幻文本故事，而这些内容的火种几乎都来自同一个地方——四川科幻世界杂志社。著名科幻作家韩松曾评价这本《科幻世界》，多年来点燃着一代又一代人的想象。

自1979年创刊，这个被称为“中国科幻大本营”的杂志社，推出了无数质量上乘的科幻作品。2000年，刘慈欣的小说《流浪地球》首次刊

登在《科幻世界》月刊上，获得了当年银河奖特等奖。40多年来，《科幻世界》记录了中国科幻人的“追梦之旅”，并将华语科幻的丰富想象力传承至今。对于小说《流浪地球》而言，这本杂志更见证了它从稚嫩的幼苗，到今天走向世界每一处大银幕的20年征程。

“只要《科幻世界》在，中国科幻就在。”日前，《流浪地球2》制片人龚格尔在接受采访时，动情地表示自己是《科幻世界》的铁粉，《科幻世界》是他的科幻启蒙。甚至他学习电影，跟这本杂志也有很大的关系。“如果小时候没有在《科幻世界》看到那么多光怪陆离的世界，我也就不会有那么多的想象。”

以《流浪地球2》为起点 未来将继续参与影视化制作

谈转变

昂的投入成本又让许多人望而生畏。对此，《科幻世界》副总编辑姚海军也深有同感。“可能我国需要再出现几部现象级的作品，一个属于科幻的时代才有可能真正地开启。”姚海军表示。

“相对于《流浪地球》，《流浪地球2》有更多原创的元素，也顶着更大的压力。大家都知道，很多电影有一个续集‘陷阱’。”《科幻世界》主编拉兹表示，《流浪地球》立足优质的IP，也有了成功经验。所以他特别希望《流浪地球2》能够把科幻系列做好。“《流浪地球》的故事体量和史诗级的故事空间，是足以容纳三部、四部，甚至更多部的。”

据了解，《流浪地球2》是科幻世界作为联合出品方首次参与的科幻影视作品。过去，科幻世界一直致力于在纸张上构建“未来世界”，而此次，他们完成了从出版行业向影视行业的拓展，从文字化的产品向视觉化的产品转变。对此，拉兹坦言，影视化是一个非常专业化的过程，他们在参与过程中也学习到了台前幕后的很多东西，拓宽了眼界和思想。拉兹告诉记者，这次参与制作过程让他们意识到，未来，科幻世界要持续秉持“合作共赢”的理念，与优质的合作方共同进行开发，参与影视投资。

世界科幻大会花落成都 中国科幻正驶向“星辰大海”

聊科幻

成都的科幻文化氛围十分浓厚。对此，拉兹深有感触。成都的科幻迷数量多，活动也多，这是对科幻有着深刻理解的一座城市。“中国科幻银河奖”“中国(成都)国际科幻大会”……这些极具影响力的活动，无一例外都是从成都生根发芽，走向全国，甚至全球。拉兹发现，成都的科幻活动受众群体覆盖了全年龄层。“老人、中年人、青年人、小朋友都有，足以证明科幻文化在成都的生命力和活力。”

在拉兹看来这一切离不开相关部门的支持，“省科协、市科协非常重视科幻文化，十分看重科幻对青少年想象力和创新能力提升的作用，不遗余力地推动科幻文化深入学校教育，这也是科幻文化为何能在成都规模性扎根的一大原因。”

2023年下半年，第81届世界科幻大会将在成都举办。而被誉为“科幻界的诺贝尔文学奖”的“雨果奖”也将在此大会上颁出。届时，来自世界各地的科幻迷将会聚成都，参加这一科幻迷的顶级盛会。

作为“申创”成功的重要参与者和见证者，提起世界科幻大会，拉兹难掩激动：“这是对成都过去几十年科幻发展成就的认可。”拉兹告诉记者，在过去20年，《科幻世界》一直在深度参与世界科幻大会，致力于让世界听见中国科幻的声音。所以世界科幻大会在成都举办，于他，于所有中国的科幻人，都是一件期待已久的事情。拉兹谈道，为了向世界科幻大会学习，科幻世界还将举办大型科幻活动——中国(成都)国际科幻大会。

拉兹对即将在成都举办的世界科幻大会会有许多期待，希望能够看见更多的多元文化元素。“不单是增添成都特色、四川特色、中国特色，更要增添非英语世界的多元文化色彩。期待四川特别是成都的青少年积极参加这场盛事。同时，我也期待我们中国的‘科幻美’被世界看见，我们自己的一些科幻品牌能够得到进一步的提升，能够为成都、为中国留下一些不一样的东西。”

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泽登旺姆
科幻世界供图



卢一萍

卢一萍： 在永不停息的跋涉里 追逐文学梦想

1 从大巴山到帕米尔高原 一路追逐“最初的梦想”

1972年10月，卢一萍出生在川东北的南江县。沟壑纵横，山水相依的大巴山腹地让他有了一个多彩的童年。但同时，这个“江水难涉”的家乡却也十分闭塞，阅读资源相当匮乏。卢一萍回忆道：“那个时候，文字是十分珍贵的，只要有字的纸张我都会捡起来读一读。”天生对万事万物好奇的卢一萍发现，那些“铅印”的文字背后有着令人着迷的魔力，命定一般地吸引着他。

周立波的《暴风骤雨》、曹雪芹的《红楼梦》残卷、哥哥的语文课本是卢一萍的启蒙读物，也让他产生了人生最初的梦想——当一名作家。看完《暴风骤雨》后，他依葫芦画瓢，动笔写了一部长

篇小说《寒窗轶事》。读高中时，他从南江县长赤中学转学到了距家七十多里路的巴中县奇章中学，开始与同学曾和平一起创办了铅印版的中学生文学报《清流》。一月一期的《清流》，一度发行量竟达到两万多份。作为四川省第一份由中学生创办的这份小报，还载入了当地的史志。

1990年初，从未出过远门的卢一萍入伍来到“天高地阔”的驻新疆某摩托化步兵师。面对陌生的环境和军旅生活，这个羞涩的青年选择了用文字表达自我。入伍第二年，18岁的他写出了中篇小说处女作《远望故乡》，并在《西北军事文学》发表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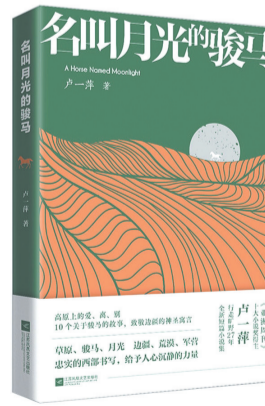
如果有机会跟17岁的自己对话，你会说什么？

卢一萍的回答是：“你是对的，一辈子能去做一件自己热爱的事情是幸福的。”

卢一萍所言的这件让他终生追逐且感到幸福的事情就是他的“文学梦”。

1972年出生的卢一萍，已经写了32年。他书写农村日常、边地风物、军旅生活、极地场域……以自己的生活半径为起点，将目光所及之处悉数勾勒，创作出了《白山》《祭奠阿里》《激情王国》《八千湘女上天山》《帕米尔情歌》《银绳般的雪》《名叫月光的骏马》《父亲的荒原》等作品，作品曾获中宣部“五个一”工程奖、中国出版政府奖、解放军文艺奖、中国报告文学大奖等奖项。其中《白山》获亚洲周刊2017年度全球中文十大小说，与《祭奠阿里》分别入选2017年、2019年收获文学排行榜。

2022年，他连续在《中国作家》《青年文学》《北京文学》《上海文学》《芙蓉》《作品》等发表了15篇、近20万字写故乡南江县风物、风景的散文，2023年开年，他原发《清明》2022年第6期中篇小说《无名之地》受到了《小说选刊》《小说月报》《北京文学·中篇小说月报》三家选刊的青睐，在第1期同时选载。



卢一萍在居所书房

本版稿件未经授权严禁转载

2 10年瓶颈未动笔 从自己生活的半径出发积累写作素材

一篇接一篇的作品顺利发表，让卢一萍雄心勃勃。1994年，在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读书的他，写出了具有先锋探索性的长篇小说《黑白》，并以“长篇未定稿”形式发表于1995年《芙蓉》第二期，一切看起来顺风顺水。但有一天，卢一萍却发现，自己写不出“东西”了，或者说，写不出真正让自己满意的东西了。谈到当时的内心感受，卢一萍用“绝望”二字形容。“当我想要在这个基础上再拓展书写的边界时，却遇到了掣肘。”

此后，卢一萍除在1999年再次写了具有先锋特质的长篇小说《我的绝佳佳人》外，有近十年未写过小说。

1996年7月从解放军艺术学院毕业时，卢一萍即将满24岁。他没有同大多数同学一样选择留在北京，而是决定只身回到新疆。

他被分配到驻帕米尔高原某边防团任排长，从乌鲁木齐到喀什，1500公里，三天三夜，途经荒漠、高山、戈壁，偶见绿洲。坐在长途班车的卢一萍望向窗外心想，世代居此的人们过着怎样

的生活，他们会怎样度过自己的人生，他们会有怎样的喜怒哀乐？

在帕米尔高原生活的3年，他走遍了26000多公里的西北边防线，完成了人生的一次壮游。在天与地的空旷寂静里，识人、见物、察事……随着眼界开阔的是文学创作边界的拓展，卢一萍从自己生活的半径出发，开始了纪实性写作。“我在纪实文学写作里获得了一种如何认识世界、体察现实内部的能力。在写了《八千湘女上天山》《祭奠阿里》《天堑》等一系列长篇非虚构作品后，回过头来再写小说，就有了一种信心，发现过去困扰我小说的那些难点已冰消雪融。”

2006年，卢一萍重拾写小说的“笔”，此时，小说的腔调、语言、气息、结构等，已变得触手可及。农村、边地、军旅……那些构成他生活的元素，被他无数写下，开拓出了一片属于自己的文学场域。连续创作出了《北京吉普》《名叫月光的骏马》《七年前的那场赛马》《夏夜归来》《克克吐鲁克》等中短篇小说。

3 不只是“军旅作家” 在成都书写成都故事

“一个作家的标签应当是他的作品。”回到家乡四川后，卢一萍常被冠以“军旅作家”的标签。但他不这么认为。在他看来，文学天地广阔，一个小说家可书写的主题是有无限可能的。“正是因为边地的生活，才让我有了充足的素材去创作。也在这一‘沉淀’的过程中，对人的脆弱与顽强以及生命的本质有了别样的认识与理解。”

今年是卢一萍离开新疆，在成都生活的第十年，自然不免谈到未来创作中是否会有更多“城市”的元素。卢一萍表示，自己已经着手在写作关于这个城市的故事，“比如《文殊坊夜遇》是一个当代非常聊斋版的穿越故事和爱情小说。”“我最想书写

的是在这个城市里的普通人，那些身在其中，又独立于此的普通人。”

谈及现在自己的文学创作理念，坐在咖啡厅的卢一萍，搅动着咖啡思忖道：“写作是个具有传统意味的‘手工活’，没有什么神秘的。写一篇小说，就跟木匠制作一件家具一样，做得好与坏，全靠匠人的功夫。作家与其他行当唯一不同的是，他的活儿从构思到完成，只能靠作家独自完成。所以，我认为作家都是‘自语症患者’，他需要独坐书斋，在电脑前自言自语，把要写的东西一个字一个字敲打出来。”

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泽登旺姆
受访者供图